

珍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蜀山剑侠传

第一卷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目 录

第一七五回	图解勤参 寸心通妙谛 飞云可捉 咫尺误仙缘	2085
第一七六回	阻险窜荒山 落日穷途 仙乡何处 兴亡说古国 尺刀寸弩 殷鉴空悲	2097
第一七七回	疾老成 樵人初窃位 拯生灵 侠女再除妖	2126
第一七八回	云腾鹤举 飞剑斩毒虺 电掣雷轰 神光歼巨螭	2151
第一七九回	灵根不昧 再世修真 狭路逢仇 初番涉险	2209
第一八〇回	偷秘籍 密炼花煞罡 聚阴魂 暗设玄牝阵	2232
第一八一回	一篲亏功 桥陵失宝 浹旬有难 古墓羈身	2260
第一八二回	探地穴 侏儒建奇勋 斗妖尸 仙童消隐患	2277
第一八三回	功成一击 金菩提暗藏白眉针 计斩双凶 太虚鉴巧制九疑鼎	2305

第一八四回	照影视晶盘 滟滟神光散花雨 先声惊鬼物 琅琅梵唱彻山林	2324
第一八五回	月夜挟飞仙 万里惊波明远镜 山雷攻异魅 千峰回雪荡妖氛	2341
第一八六回	大地焕珠光 念悔贪愚 始悉玄门真妙谛 法轮辉宝气 危临梦觉 惊回孽海老精魂	2370
第一八七回	巨掌雀环 神光寒敌胆 皓戈禹令 慧眼识仙藏	2391
第一八八回	毒雾网中看 岩壑幽深逢丑怪 罡风天外立 关山迢迢走征人	2414
第一八九回	念切蒸尝 还乡求嗣子 舌如簧鼓 匿怨蓄阴谋	2464
第一九〇回	射影喷毒沙 平地波澜飞劳燕 昏灯摇冷焰 弥天风雪失娇妻	2485
第一九一回	雪虐风饕 凄绝思母泪 人亡物在 愁煞断肠人	2504
第一九二回	悔过输诚 灵前遭惨害 寒冰冻髓 孽满伏冥诛	2528
第一九三回	隔室庆重圆 悲喜各殊遗憾在 深宵逢狭路 仇冤难解忒心惊	2549

第一七五回

图解勤参 寸心通妙谛
飞云可捉 咫尺误仙缘

且不说李宁率领英琼等前往峨眉凝碧仙府赴会。如今先补叙由戴家场分手出来的几个本书中重要人物的事迹，以便归入到峨眉开府盛典。下文繁妙节目甚多，日后俱可一一交代。这且不言。

且说老英雄凌操的爱女、俞允中的聘妻女侠凌云凤原是追云叟白谷逸的内侄曾孙女。当白谷逸的妻子凌雪鸿在开元寺坐化时，对白谷逸同穷神凌浑的妻子白发龙女崔五姑再三嘱咐说：“凌家仙根甚厚，五十年后必有子孙得道，务必代为留意。”后来，白谷逸算出应在云凤的身上，便借众仙侠大破戴家场之便，给烟中神鹗赵心源去了一封柬帖，命他到时开看，等白发龙女崔五姑一现身，便即将柬帖呈上去，说自己门下并无女弟子，请她务必克践前言渡引云凤。五姑此来，一半相助众仙侠驱除异派，一半也是为了渡化侄曾孙女之事，当然照办。

云凤本来心性高洁，向道甚诚，只为老父年迈，又鲜兄弟，不得已才许配俞允中。虽然允中英姿飒爽，武艺高强，又是世家子弟，堪称佳婿，到底不是夙愿。及至和姓罗的结仇，避至戴湘英兄妹家中，先后遇见了好几位剑仙侠士，大都飞虹百里，上下青冥，才知仙人

也是人为，益发动了向往之心。几次想和老父商量，就着这当前仙缘，投师学道，俱被阻止。云凤无法，只好暗中背人去激允中，谁想允中十分痴情，也是执意不肯。云凤暗中甚是气闷，原准备破了戴家场，拼死命苦求群仙接引，以死自誓，好歹也要了却这层心愿。不想一出去便遇见假头陀姚元，仗着一手神枪，刚要得胜之际，忽被姚元暗放瘟瘟迷魂沙，冒起一股黄烟。云凤闻着一股奇腥气味，刚暗道得一声：“不好！”立时中毒倒地，眼看死在姚元禅杖之下，多亏戴湘英赶来接应，一弹子将姚元右眼打瞎。凌操见爱女倒地，忙赶过去救时，倏地眼前一闪，现出一个白发妇人，就地下抱起云凤，身形一晃，不见踪迹。

云凤在迷茫中，微觉身子被人捧住，轻飘飘地凭空腾起，渐渐不知人事。等到醒来一看，已卧在一间极修整的石室以内，面前站定一个满头银发、手拄铁杖的妇人，正抚着自己满头秀发说道：“小孙孙，你能知我是谁么？”云凤幼年便听凌操说起自己家中曾祖姑成道的仙迹，一听这等称呼，把白发龙女崔五姑当成了凌雪鸿。适才曾为敌人毒烟晕倒，定是遇救到此。连忙下拜道：“你老人家可是五十多年前在开元寺坐化的那位曾祖姑么？”崔五姑道：“你曾祖姑业已兵解化去，又经过了三十余年的流转，才转劫托生，在苏州阊门外七里山塘一个姓杨的渔人家里，不久便可相逢。我是你叔曾祖父凌浑的妻子白发龙女崔五姑。因你曾祖姑坐化时，曾再三向我和你曾祖姑父追云叟白谷逸说，凌家仙福尚厚，他年还有出世之人，要我三人随时留意，渡化接引。日前你叔曾祖算出应在你的身上。今日打擂时，赵心源又拿着你曾祖姑父的书柬，请我渡你到此，先传授你坐功剑法，日后再引进到峨眉门下。你叔曾祖日内便去青螺峪驱除八魔，创立教宗，我本应相偕同去。只因你叔曾祖虽然道法高强，在各派剑仙中享有盛名，只是他还不算玄门正宗，门下弟子异日均难免于兵解。昔日你曾祖姑便是吃了此亏。他性情又有

些古怪，异日学成剑术，必不容你转入峨眉。所以他本想将你带往青螺，是我执意不肯，才将你带在这风洞山白阳崖花雨洞暂住。我先赐你一口玄都剑，按我所传，每日虔心练习。我不时离此他去，每隔旬日，必来看你一次。此洞为昔日白阳真人学道之所，灵迹甚多，乃人间七十二洞天之一。内洞壁上，有白阳真人遗留的图解熊经鸟伸，外具百物之形，内藏先后天无穷变化。你只要勤加揣摩，以你天资，日久自能融会贯通。稍能有成，再下山去略积外功，便可持我柬贴，趁着峨眉开辟五府之便，前去拜师了。开府盛会，为时相距不远。同门中身怀绝艺，道法高强之人甚多，你既是我引进之人，虽不能超越群伦，也须相差不远。此事成败，全仗你自己修为，毋负我的期许才是。不过此山远在黔桂边境，数千里山岭杂沓，除了山北铁雁冲黄狮寨一带，略有多族杂居外，虽然风景奇丽，时为仙灵窟宅，但亘古以来，洪荒未辟，大泽深山，山魃木魅、虫蟒怪异之类甚多；再加上此洞久传藏有白阳真人一部针诀和两匣芒苒，中间经过许多异教中人来此搜掘，至今不曾发现，连我也未知藏处，难免不再有人覬覦。我再赐你神针一枚，可随心收发，作为防身之用。你若有缘将真人遗物得到手中，足可助你数十年苦炼之功。可随时留意，那就看你缘分如何了。”云凤闻言，不禁感激涕零，抱着崔五姑的双膝叩头不止。

崔五姑笑道：“我知你向道心诚，今日正称你的心愿，尽自伤心则甚？快起来。”云凤含泪起立道：“曾孙女蒙曾祖母天高地厚之恩接引到此，九死难报！只是爹爹年迈，并无子息，所生只曾孙女一人，平时甚是钟爱，今见曾孙女失踪，必然悲痛不止。还望曾祖母恩施格外，大发鸿慈，将他接引到此，即使修道无缘，也可朝夕侍奉，不知可否？”崔五姑笑道：“痴丫头，你当修道成仙就这般容易吗？此山已高出云表，你此时人在洞中，又服我的灵丹，还不觉得洞外罡风何等凛冽。常入到此，便即吹化。便是你，也须修炼四十九日之

后，始能出洞游行。他一个暮中衰叟，到此怎能禁受，洞中食用之物俱所不备，你在数年内还未必能服气禁食。这四十九日中，尚须我给你采办黄精松子之类充饥。自出取食，须待四九期满，骨坚气凝之后。他来岂非受罪？至于忧思爱女，在所难免，但已有人为之分说，决可放心。他此刻有俞、戴两家留住款待，正好安乐。你只要有志向上，年余光阴，便能见面。你必将我的灵丹与他服食，纵难成仙，也可延年益寿。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图这年余之聚，反分道心，则甚？”云凤不敢再说。

当下崔五姑便命云凤盘膝坐下，道：“你如此孝思，索性我再助你一臂之力，使你早日学成，父女重逢。此举省却你苦功不少。须知此等仙缘，旷世难逢，勿以得之太易，不自珍惜，浅尝辄止。”云凤闻言悚然，恭谨领命。崔五姑伸出一手，按住她的命门。云凤只觉五姑的手微微在那里颤动不止，渐觉一股热气由命门贯入，通行十二玄关，直达涌泉，再由七十二脉周行全身，通体奇热难耐。云凤只管凝神静志，一意强忍。先时五内如焚，似比火热。半个时辰过去，方觉浑身通泰，舒适无比。忽听五姑喜道：“想不到你定力根骨如此坚厚，真不枉我渡你一场了。”接着又传了云凤坐功，说道：“你此时百脉通畅，百病皆除。日后运气调元，可以毫无阻滞。后洞现有我适才采来的黄精，外有铁釜一口，支石为灶，足供半月之粮，可照我法做去。半月后，我再来传你剑诀。”说罢，取出一口长才二尺的宝剑和一根三棱铁针，交与云凤，传了针的用法，说得一声：“好自修为，行再相见。”云凤只见满洞之中金光耀眼，人已不知去向。知道洞外罡风厉害，不敢追出去看，只得望空拜倒，谢了大恩。先将那口剑拔出，铮的一声，电光闪处，剑已出匣，寒光射眼，冷气侵肌。仙家异宝，果自不凡。神针无事不敢妄发，也知是件宝物无疑。不由喜出望外。心里记着后洞壁间图解和白阳真人灵迹，以为其中必多仙景，恭恭敬敬朝后洞叩了几个头，存着满腔虔诚之心，往里走去。

这洞共分前、中、后三层，只前洞最为光明整洁，中洞深藏山腹，虽然高大宏深，已不如前洞明朗。云凤见上下壁内到处都是残破之痕，料是前人发掘遗迹。走向洞壁尽头，见有一块高约两丈，厚有三尺的石碑，碑上并无字迹。转过碑后，才是后洞门户，高只丈许。进门一看，洞内异常黑暗阴森。云凤原有内家武功，目力曾经练过，仔细定睛寻视，依稀略能辨出一丝痕影，还是看不清楚。洞中仿佛比前、中二个洞还大得多，除当中一个石墩和零零落落竖着许多长短石柱外，并无什出奇景物。再走向壁间一看，那图解也只影影绰绰，有些人物痕迹，用尽目力搜查，不见一字。仅在东南角寻到一堆黄精、松子和那一口铁釜，心中未免觉着有些美中不足。孤零零坐在当中石墩上，只管出神寻思，也不想弄吃的。暗忖：“曾祖母既说图解为用甚大，必非虚语。这一点人物立坐飞跃淡影，不见一字，洞中如此黑暗，叫人怎生索解？如不从此中悟出一些妙理，休说自己汗颜，曾祖母必当自己不堪造就，负了期许，也许就此罢手，岂不误了仙缘？”想了一阵，又往四壁注视一阵。那飞跃屈伸之状，还可照着内行功夫依式学样，偏生坐像最多，十九一式，即使看得清楚，也无从下手学习。似这样起坐巡行，过了好些时候，老是寻不出一点线索，不由着起急来。越着急，觉着洞中越更黑暗。末后把气沉下去，闭了双目，略微定了定神，把心一横，暗骂：“好容易遇上这等仙缘，偏又资质这等愚下。如不悟出壁间图解用意，誓以身殉！反正曾祖母要过了半月才来，无须急，在这时，何不先照她所传炼气之法，勤加练习，缓些时再去参悟？”想到这里，便将双膝一盘，冥心用气，打坐入定。等到做完功课起身，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只觉身轻骨健，神清气爽。睁眼一看，洞中也没有初进来时黑暗，壁间图解隔老远便能稍稍辨认。这才稍悟虚空生白之理。适才是由明入暗，满腔欲望，心盛气浮，所以看不大见。此时坐功之后，矜平躁释，神清志宁，便好得多。以后勤加练习，定能视暗如明。只要图像能一目了然

然，无须尺寻寸视，纵无字迹注解，多少总要体会出一些道理。不禁转忧为喜，益发奋勉不置。

云凤自从戴家场遇救，到此已有一天多时间未进饮食，这时心里一宽，方觉腹饥。走向壁角置釜之处，一面先剥了松子入口。猛又想起仙人点化，往往示意于不知不觉之中。前洞尽有光明方便所在，这锅灶偏生安置在后洞最黑暗的地方，看似无关，定非寻常，说不定又含有深意，且莫去动它。一面随手取了一根黄精，咬了一口，觉着苦涩。见其中还杂有许多山芋，打算煮熟了吃，釜旁柴禾颇多，也有火种，只是无从寻水，出洞又畏罡风。只得用身带的一把小刀削些胡乱生吃了一顿。吃完起身，又向壁间寻视，除看得比前清楚外，仍无所得。一心苦练，洞中又无床榻被盖，索性不睡，径去石墩上二次打起坐来。做完一次功课，异常舒散。或是吃些山芋、黄精、松子之类，又去打坐人定。似这样做过了十几次功课，始终未曾离开后洞。洞中黑暗，不分昼夜，算计时候，约有三三天光景。因是潜心意，勤苦参修，再加天资颖异，夙根深厚，进境极快。但云凤本人尚不知道，只觉心智空明，耳目分外灵敏而已。

有一次，刚刚入定醒来，偶看壁间图解，格外比前清晰，知是打坐之功。自忖：“再有数日，只要按着曾祖母所传坐功，能在一次中将气机运用纯熟，通行逆关，过了十二周天，做到她老人家所说境界，便可照着壁间图解，不问悟出门径与否，一一试练了。”正自寻思，微闻水声滴石，静中听去，分外清楚。细一留神，听那水声竟出自那块打坐的石墩之下。云凤连日用功，除吃些山粮外未进滴水，也未行动过一次，忽然听得水声，不禁思饮。心想：“洞中灵迹甚多，除壁间图解外，也曾仔细搜索，并无所见。石墩下面是实是虚，怎未想到移开一看？这水声好似时近时远，石墩又大，莫非下面还盖有洞穴不成？”想到这里，走近前去，两手搬着石墩往前一拉，竟能移动。连忙运足平生之力，一阵搬移，移开二尺来远近，渐渐发现穴

口，心中大喜。等到石墩移向一旁，再看全穴口，比石墩只稍小一圈。低头往穴里一看，水声已住。那穴道由前往后，斜行下去，看去虽然很深，不过斜径陡些，并非直落无际。有了着身之处，自信从小练就一身轻功，还可提气贴壁上下。略微歇了歇，振起精神，将真气往上一提，身坐穴口，伸足入穴，背贴着那滑削陡险的穴壁，缓缓往下溜去。快要到底，才将气一舒，放快了势子。等到脚踏实地一看，地方不大，石笋林立，均甚粗大。石壁没有上面平整，到处都是孔窍洞穴，仍有不少发掘过的痕迹。再一细寻那水声之处，只在一声形如槎丫的奇石上面洞窍里有一线流泉，涓涓下滴。想是年代深远。水滴石穿，已成了一个尺许方圆的水坑。水与地平，也不溢出。用剑一探，不能到底，仿佛很深。张口就着泉流一尝，竟是甘冽异常。心想汲些上去，又没盛水的东西。如若上去，将那口铁釜搬下来盛，又恐拿着东西，走这样滑削的穴壁，下来容易，上去却难。想了想，无计可施。一心想吃点熟东西，只得取下身披的肩巾，先放在水坑里洗了个净，就着那涓涓细流，将它浸湿。再脱去上身衣服，放在石上，以免弄湿了没有换的。一切准备停当，口含湿衣，走向穴壁。仍是背贴着壁，将头往上略伸，手足向壁，施展轻身功夫，一提气飞也似往上游去，一会到顶。出了穴口，奔向釜前，将巾一阵拧绞，居然有一碗多水。左右闲着无事，穴底温暖如春，也不嫌麻烦，一连上下三次，才凑了有半釜子水。就石上晾起肩巾，将脱去的衣服着好。一面生火，一面削芋放入釜中去煮。不消片刻，水开芋熟，香味扑鼻。取出一尝，不但那芋甘芳酥滑，连汤也是清香甜美，益觉适口异常。尽情大嚼之余，不觉吃多了些。

云凤连日吃了许多冷东西，在前又服了崔五姑的瀚洗肠胃的灵药，药力早已发作，又几天没有行动，被热汤熟食一冲，不一会，忽然腹痛如绞。恐污秽了洞府，洞外罡风厉害，强忍着跑出洞去，择一僻静山石后面，刚一蹲下，便如奔流夺门，不可遏止。等到站起身

来，积滞全消，顿觉身子一轻，五内空灵。细看当前景物，置身已在白云之上。四外高峰微露角尖，俱在脚底。正当中午时分，天风冷冷，仿佛甚劲，但是一毫也不觉冷。偶一低头，见崖下面长着许多奇木异卉。向阳一面，有一处黑沉沉的，似有洞穴，当时未有意去看。闲眺了片时，径回洞中，去做功课。坐时觉着一缕热气由丹田起来，缓缓通过十二玄关，直达命门，然后又顺行下去，与崔五姑传授时手按命门的情况相似。知道第一层功夫业已圆满。坐罢睁眼一看，全洞光明，无微不瞩，不禁狂喜。壁上图解，连日来已是越看越显。云凤打定主意，只是练五姑所传功课，一直未去理它。

这次做完功课，见四壁人物鳞介飞潜动跃之形，不特神态如生，竟悟出自东壁起始，个个俱似有呼应关联。一数全壁，共是三百六十四个图形。暗忖：“这图解分明按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怎么少了一个？”四外又无残缺之痕，再四揣摩不出。反正无师之学，全仗自己用心试习，并不深知玄妙，且试试再说。便决计从东壁许多图像起，照样练习起来。起首是一连十二个人形的坐像，俱都趺坐朝前。头一个两手直向膝头，一目垂帘内视，首微下垂。第二个头略正些，态甚安闲。以下的十个坐像，俱都相同，看不出有什不一样处。云凤虽猜是坐功次序，但是四壁三百六十四个图像，飞潜动静，无一雷同。这起首十二个，除头一个首略俯，算是坐功起始，调息时的姿态外，后面这十一个既无什姿态，要它何用？定有深意在內，只是自己心粗，没有看出它的异处。她定了定神，再仔仔细细察看那十一个图像的同异之点。除面貌胖瘦、身材高矮不一外，休说姿态相同，连服装和那衣纹都是一个样式画出似的，想不出个道理来。后来一想，这也许是当初真人门下练图解的十二个弟子，也未可知。看壁上人形，一共不足二十，除这十二个有衣冠外，余者均是赤着身子，所料或者不差。想了想，把初意略微变更，便舍了这十二图像，暂且不学，竟从第十三个图像开始学习。其实云凤如按初定主

意，不问三七二十一，竟从头一图学起，日子一久，自可悟出玄门上乘大道。只为天资过分聪明了些，心略一活动，这一改主意，反倒舍近求远。等把壁间图解学完，悟出走错了路，已该是下山时候，无暇度修。日后到了峨眉，不能与三英二云比肩，仍要随定一辈道行略次的同门，在左元洞内，苦练三百六十五日。差一点便和雷、杨等人同样走火入魔，白费多年的辛苦。这且不提。

十三图起，尽些人物鸟兽各式各样的动定状态。云凤便照着上面熊经鸟伸，一一练习起来。先只是打算照本画符，以为不知怎么难法。原拟每次功课完毕，每一像学上几次，不问有效无效，能通与否，先练习上十多次，再挨次往下练去。反正不惜辛苦，把这三百六十四像一一练完，看是如何，再作计较。及至照图才练了两式，便觉出有些意思，一式有一式的朕兆，不禁心里头怦怦跳动。连饮食都顾不得用，照式勤练不已。第一日连着几次，练了二十余式。坐完了功课便练，练完又坐，虽已入了悟境，尚不能将各式融会贯通。等到第三日过去，已会了百十来式。有一次练完，试照幼年在家练习武功之法，将各式先挨次连贯如打拳般练了一遍。然后又颠倒错置，再练一遍。练时猛觉气机随着流行，和坐功时相仿，益发狂喜。不消十来天的工夫，壁间图像俱已练到。虽然只知依样葫芦，不能深悉其中微妙，对于运气功夫，却是已有进境。

崔五姑去时，曾说每隔旬日，必来看望一次。这日云凤做完功课，一算日期，已有半个多月，五姑说来传授剑法，并未来到。可是洞角所留的食粮，看去还是那么多，丝毫不见减少。起初只顾每日苦练，没有注意到此，这时一经想起，觉着奇怪。暗忖：“神仙决不打诳语，但是飞行绝迹，来去无踪。”一想到这里，便留了神，将所余食粮，分别估了数目，打了记号，照自己每日食量一估，还敷月余之用。过了两三天，一查看竟少了些。尤其是自己最喜煮来吃的山芋，一根无存，好生后悔，不该暗破玄机，又去打什记号。

光阴易过，云凤在白阳崖花雨洞中，不觉过了一个多月，五姑始终未见一临，眼看着食粮将罄。喜得那日五姑曾说四九期满，便可出洞觅食，如今相隔已无多日。洞外罡风凛冽，日前也曾试过两次，除风力稍劲外，并无所说之甚。连日忙着用功，仅在洞前稍立，偌大一座仙山，俱未涉足。再过两日，如五姑还不见到，便准备在本洞左近，先采办一点食粮存储，省得用完之后，急切无处采办。虽然仙法未得传授，好在自己原有一身武艺，又有一口仙家宝剑，还有那根神针防身，纵遇山魃木魅，自信尚能应付。出家人山居修道，一切艰危灾害，原所难免，也怕不了许多。

正在沉思，偶望壁间图像，个个姿态生动，仿佛欲活，仙人手笔果是灵奇，越看越出神。猛然想起自己曾将三百五十二像一口气连贯习完，觉着与坐功真气运行流替虽有动静之分，但殊途同归，并无二致。五姑去时未传剑法，正苦无法练习，何不用这口仙剑，照着壁图也试它一试，看是如何？万一也和上次一般，悟出些道理来，岂非绝妙？云凤想到就做，当下拔出那口玄都剑，按着图形，参以平日心得，一招一式，击刺纵跃起来。头两次练罢，得心应手，颇能合用。只因图形部位变化不同，有的式子专用右手便难演习，非换手不可。如真照了样做去，到时势非撒手丢剑不可，觉着有些美中不足。练到十次以上，动作益发纯熟。快练到一百零三式时，又该两手交剑，才能过去。心想强它一强，看看有无别的解法。心里虽这么想，身法并未停住，就这微一迟疑之际，已然练到那一式上。这中间一截，共有七十多式，多是禽鸟之形，大半都是爪翼动作，并无器械。云凤用剑照式体会，都能领悟用法。

那一百零一、零二两式：一个是飞鹰拿兔，盘定下颚；一个是野鹤冲霄，振翼高骞。一上一下，本就不易变转，偏生一百零三式单单是个神龙掉首，扬爪攫珠之形。云凤先将身纵起，右手持剑，去伐飞鹰右爪，作势下击。刚一落地，倏又纵起，去学第二式。因第一式未

悟出着力之点，只知横剑齐眉，却伐鹤的右翼，如要跟着提气飞身回首旁击，格于图中形势，非两手换剑不可。当时略一慌乱，想变个办法，只顾照式练习下去，不料那些图形一式跟着一式。云凤急于速成，动作又快，身在空中，刚照式一个翻腾，猛见眼前寒光一闪，自己的头正向手中宝剑擦去。这时云凤的剑原是用虎口含着，大、二、中三指按握剑柄，平卧在手臂之上，再想换式将剑交与左手，已是无及。情知危险万分，心里一着急，就着回转之势，右手一紧，中指用力照着剑头一按，同时右臂平斜向上，往外一推，那口剑便离了手，斜着往洞顶上飞去。云凤身子已盘转起来，见剑出了手，心里一惊。这些动作每日勤练，非常纯熟，不知不觉中照着龙蟠之势，身子一躬一伸，便凌空直穿出去。她原是一时手忙脚乱，想将那脱手的剑收回来。谁知熟能生巧，妙出自然，又加气功已经练到击虚抓空境地，平口独自苦练，尚无觉察，忽然慌乱中的动作，竟然合了规矩，这一来恰好成了飞龙探珠之势。说时迟，那时快，剑又是口仙剑，既发出去，何等迅速。照理云凤只是情急空抓，万不料手刚往前一探，那股真气便自自然然到了五指。猛觉手中发出的力量绝大，那剑飞出去快要及顶，竟倒退飞回，到了手中。能发能收，大出意料之外。且喜人未受伤，连忙收式落地。暗忖：“那剑明明脱手，怎会一抓便回？好生奇怪！”后一想：“连日苦练，只觉真气越练越纯，也不知进境深浅，壁间图解是否可与剑法相合。难道这么短的时日，已可随心收发不成？”想着想着，试将剑轻轻往前一掷，跟着忙用力往前一抓，果然又抓了回来。欢喜了一阵，该是进食的时候，一查食粮，所余已是无多。一时乘兴，带了那口玄都剑和飞针，径直出洞，去寻觅食粮。

到了洞外一看，恰值云起之际，离崖洞数丈以下，只是一片溟濛，暗云低压，远岫遥岑，全都迷了本来面目，不知去向。崖洞上面，照例常时清明，不见云雨，这时也有从云层中挣出来成团成块的云

絮，浮沉上下，附石傍崖，若即若离，别有一番闲远之致。云凤先见下面云厚，虽然前几日看出一条方向路径，到底不曾亲身经历过，怎敢冒昧穿云而下。方自有些迟疑，忽然一团雪也似的白云从崖下飞起，缓缓上升，往身旁飘来。觉着有趣，伸手一抓，偏巧一阵风过，那云已是升高丈许，往前飞去。云凤一捞，捞了个空，心中不舍，便追了去。这风一吹，不但这团孤云飞行转速，便连下面的云海也似锅开水涨，波卷涛飞，滚滚突突，往上涌来，转瞬之间，已与崖平。云凤只顾纵身捉云，忘了存身之处已离崖边不远。刚将身纵起，见那云突又前移，暗骂：“云儿也这般狡猾，我今日若不将你捉住才怪。”不便在空中施展近日新学来的解数，往前一探，又悬空飞出了两三丈远近，恰好将那云团双手抱住，身子才往下落。

猛一低头，见脚底云涛决奔，浩瀚无涯，哪里还有着脚之所。知是一时疏忽，已经纵在崖外，不禁大惊，急切间想不出好主意。等到想起提气盘空，凌虚回旋，身子已坠入云层之中，睁眼不辨五指，哪里还来得及。又不知脚底下是崖的哪一面，仗着胆大心灵，立时变了方法，把气紧紧提住，随时留神着脚底的地方，使下落之势略缓，只要觉着脚一挨着实地，便可站定。正落之间，渐觉凉风侵肌，冷云扑面，周身业已湿透。正猜云中有雨，猛听云底下风雨大作，声如江涛怒吼，四周的云越暗，水气越厚，几如浴身江河之中。约有顿饭光景，才将这千百丈厚的云层穿过，风雨之声，也越发听得真切。定睛往下面一看，底下也是一座山脊，因为终年上面有云封蔽，尚未见过它的形势。身子正从狂风暴雨中飞落，离地少说也有数十丈高下，一旦失足，万想不到下落这么低速。自己如非在洞中练习了这四十多日图解和坐功，一旦自天坠地，直落千丈，还不是个粉身碎骨么？想到这里，好生害怕心寒，哪敢丝毫怠慢。先将气一舒，使其速降，转眼离地只有十来丈，才忙将气重新提住。紧接着再做出一个俊鹞盘空之势，以便觅地降落。

第一七六回

阻险窜荒山 落日穷途 仙乡何处
兴亡说古国 尺刀寸弩 殷鉴空悲

且说云凤想不到自己的一口真气已提了好一会，毕竟练功日子太浅，根基未固，又处在惊急忙乱之中，下落太高，这气一散，便不易再为调匀，势子也不能随意变化，想和初下来时那般缓缓提气下落已不能够。云凤见下坠甚速，恐心身受了震伤，正在拼命往上提气，一眼看见前面绿荫丛密之中有一株古树，大约十围，槎丫怒挺，突出群杪。云凤下时，原是两臂平分，双足朝上的式子，往下斜飞坠落。打算万一不济，临时再化成一个凤飘柳絮的招式，翻折而下，虽保不住要受一点震伤，到底好些。一见这株古树，正好攀附，好生心喜。说时迟，那时快，想起这主意时，已经超过树顶两三丈以下，离地只有四五丈光景。也顾不得看清树上有什么东西，双手一分，双足用力往上一蹬，凌空一个鱼鹰入水的招式，竟往树腰的一枝老干上斜穿下去。等到近前，左手一伸，捞住树干。因从千百丈高处坠落，势子又疾又猛，一经抓住实在东西，便似秋千般荡了起来。等到把力匀住，右手攀枝上翻，准备坐在树干上略微喘息，再行下落时，身子已经荡了两荡。

只这略一耽搁工夫，忽听树叶丛里窸窣有声。身刚翻到干上坐

定，回头一看，丛枝密叶间忽然现出许多双头怪蛇。有的长有丈许，粗若碗口，大小不一，顺着树顶繁枝密干，各自将双头昂起，红信吞吐，宛如火焰，蜿蜒而下，其行甚速。云凤惊魂乍定之际，一见来了这许多的怪蛇，知道此蛇厉害，其毒无比，身在树上不易防御，慌不迭地便往树下纵去。身才及地，抬头往上一看，为首几条已经飞窜到才落坐的老干上面，将头悬了下来。用手一摸宝剑，且喜不曾失落。顺手拔出，两足一顿，正想纵起，朝那为首几条怪蛇头上挥去。猛觉脚底一阵奇紧，双足似被什么东西缠住。幸是云凤武功已臻上乘，身灵心巧，一觉双足受缚，连忙稳住势子站定。如换旁人，早已绊倒。云凤疑是下面还有蛇群，身被绞住，不禁大吃一惊，哪还顾得细看，手中剑早顺脚而下，嚓嚓两声，绑缠断落。低头一看，乃是一大片似藤非藤，似索非索的东西，无枝无叶，都有拇指粗细，遍地都是，广约亩许，根根互相纠结，形如猎网，却又有好些不类。荒山寂寂，更无人踪，也不知这东西怎能自己捆人？仰望树巅怪蛇，业都全身毕现，一条条将尾巴钩住枝干，身子恰似千百彩绳，悬了下来。为首几条大的已经松了尾巴，大有下蹿之势。不敢怠慢，二次举剑，刚将身纵起，两条大蛇已劈面飞来。

那白阳真人壁间图解，原是昆虫鳞介，人物鸟兽，各样各式的动作，无不包含在内。云凤天资颖异，又加刻意勤求，虽因日浅，功候尚差得多，还未悟彻精微，但外表式子已能融会贯通。一见那蛇来势，正与平时所习的蛇形相合，不知不觉，便静心运气，照着图解，将头一低，剑尖朝内，护住面门。两臂如环，由白鹤冲霄的式子，运足浑身气力，将两腿交叉着一绞一踹，两臂一合一分之间，化成一个龙跃天门，暗藏灵鹭搏雕的招式。身子便翻转过来，成了仰面朝上，不但没有向左右避开，竟从蛇头底下，斜着平穿上去。刚一让过蛇头，更不怠慢，一个拨浪推波的解数，右手的剑早朝二蛇头上反削出去。那蛇与敌人迎面错过，离树凌空不能转折，还待下落时